

全民阅读 读书，让你更有力量

消暑纳凉，莫若读书

□孙玉太(山东财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我在高校教书，照例要休暑假。暑假干什么呢？我想，除了适当休息，参加学术会议之外，还是要读一些书。有人说，夏日炎炎，酷暑难耐，何苦读书？我必曰：心静自然凉，读书可使人静心，所以，消暑纳凉，莫若读书。

多年以来，作为高校教师，读书俨然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或者说是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拿起书来就读，迅速进入读书状态，并不是一件烦恼的事，但有时，为了教学、为了研究而读书，却是一件颇不自由的事，或多或少影响了读书的兴致。

比如说，刚刚结束的学期中，因为承担着《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的教学，为了

备课，伴随着课程的进度，快速阅读了大量的参考文献，第一周是孙钦善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黄永年的《古籍整理概论》；第二周便换成了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第三周则要读严佐之的《古籍版本学概论》；接下来，再读倪其心的《校勘学大纲》……这样一学期下来，先后翻阅了几十本参考书，疲于奔命，恰如到美术馆看展览一般，阅读的效果既不佳，阅读的快乐也不多。

好在暑假就要开始了，可以自由地、有系统地读一些书了。多年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已经系统地阅读了《易经》、《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春秋左

传》、《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孝经》、《尔雅》、《老子》、《庄子》、《楚辞》、《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旧唐书》、《元史》、《文心雕龙》、《诗品》、《世说新语》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未来几年，想集中一些时间将先秦两汉没有读过的重要典籍通读一遍。这个暑假，计划先读《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管子》等五部经典。

与此同时，为了拓宽知识视野，更新知识结构，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打算再读一些近年来出版的教育理论书籍，诸如勒内·萨兰等主编，易进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求索的心灵：苏格拉底对话教育法的理论与实践》；亚瑟·克

阅读“三目标”

□张秉国(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暑期将至，又有了一个难得的闲暇时间可以集中地读书了。

我读书向来驳杂，往往是“兴趣颇广，心得全无”。近年来，稍微悟到，读书如不加拣择，将会一无所成。学贵专精，读书也需要“精”和“博”相结合。结合个人的身份定位，我的读书目标有三：一是增加学问功底，二是拓宽学术视野并在“专”上下点工夫，三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教学。

首先说如何增加学问功底。现代学术需要的是“专精”，有些人唯务“专精”，不去阅读一些基本经典，但如果没有好的功底，所谓的“专精”往往是一隅之见，“精”而不“通”，“其于大达亦远矣”。这一类书，我首选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其实，有关《诗经》，我曾读过几种《诗经译注》，也翻过《毛诗正义》，但总觉得理解肤浅。后来又读方玉润的《诗经原始》，虽有妙义，但仍乏通透之感。最近翻读朱子《诗集传》，遇到不甚了了之处，翻查了《毛诗传笺通释》，顿有醍醐灌顶之感。此书是清人研治《毛诗》的代表性成果，特别擅长运用依

声求义的方法来校勘、解释字词。马氏《自序》称“以古音古义证其伪互，以双声叠韵别其通借”，此法深得王念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之精髓。总之，此书优点在于以音训为基础，又广求异文、旁征博引，克服了前人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毛病。选择此书，不仅可以深入理解《诗经》，更可领略清代汉学的门径。此书32卷，每天一卷计，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便可读完。

另外一种书是《太平广记》。此书我已读了一部分，后来因事放下了。拟利用暑期这一段比较集中的时间继续阅读。之所以选此书精读，是因为它涵盖了从先秦至五代的许多古代小说，成为后世俗文学的一个渊藪，宋元的话本、杂剧，明清的小说、戏曲，多有取材于此书者。而宋以后的诗词，也多有从中撷取典故者。此书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可见一斑。惟此书卷帙浩繁，共500卷，暑期不能读完，只能读其中一部分。

以拓宽视野为目的，主要选读一些与自己的专业相关的书籍。拟在暑期内阅读罗宗强先生的《明代文学思想史》

和蒋寅先生的《王渔洋与康熙诗坛》、《王渔洋事迹征略》。其中前两种书以前曾读过，都颇有深度，值得重读。《王渔洋事迹征略》系王渔洋研究中心主任魏恒远先生所赠，未及细读，正好可利用暑期与《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一书对读。

为提高教学水平，尽量不误人子弟，还需要泛读一些作品。暑期内我打算重温的一些作品，一是脂本《石头记》，也即前80回本的《红楼梦》，因为此本的脂批对了解成书过程及作品本身还是颇有作用。阅读此书，拟结合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及周汝昌《红楼梦小讲》来读，把自己的阅读体验与名家研究相结合，以加深认识。至于其他“红学”研究，汗牛充栋，暂时无力通览。另外，拟重读王季思先生校注的《西厢记》。

以上三类书，第一类是精读书，阅读时需做笔记，后两类是泛读之书，阅读时相对轻松，尤其是第三类书，是精读疲劳时用以放松大脑的消遣。但这并不说明后两类书不重要，只是因为一己的需要而量身制定这样的阅读方式罢了。

与书为友

蜗居在书房

□孙灵因(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讲师)

完成了一学期的教学工作，一杯清茶伴我入暑。手旁是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本像茶一样可浓可淡的经典著作，一切都可以按照你的心情来读。就像以往每一个漫长且完整的假期一样，这样的夏日里，我与书为友，蜗居在书房。

既为师又为生，老师和学生两种角色兼存，决定了我的读书必须在专业和兴趣之间频频切换。身为师，我与学生分享自我的阅读经验。作为学生，我向老师汇报成长心得。师与生不同的角色定义也决定了我的假日读书，必然有那么一点“程式化”。但显然，不管是读什么，都是一种成长和敦促。

于是，首先摆在我案头的就是像叔本华一样的大师经典，这些猛然一看很是拗口的学术著作，是我将交付导师的作业。作为一名“80后”青年教师，以往的求学、阅读经历，与身边的同龄人实际并无不同，要么凭借日常的兴趣，要么信仰实用至上的“主义”，总以为日子可以假借聪明而水生风气。至于厚重而逻辑沉重的经典理论著作，常常敬而远之。

站在讲台的第7年，当我再一次以博士研究生的身份回归课堂，才恍惚于自己的浅薄阅读。正如梁朝伟在《无间道》里所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当威严的博导魏建先生向我们列出一年的必读书目，我知道，那些年我错过的理论经典，一本本都要补回来。前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即属于56份作业之一。所幸刚刚细读了黑格尔的四卷本《美学》，转入叔本华的语境还算能够得心应手。此前在“中国哲学经典著作”中四个月的浸淫，也算有了微薄的沉淀，让我这个假日里的阅读时光不至于太过苦涩艰难。

如果说，航空器和高速铁路广为普及的时代，已经瓦解了“行万里路”的理想境界，那么，快节奏的生活，是不是已经同样销匿了“读万卷书”的平淡生活？所以，我很庆幸，还有这么一个作为学生的机会，头顶金箍一般试着揣摩学里行间的大师思想，丰富自我的阅读人生。

说起来，“生”与“师”的责任，并无二致。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充盈自己的知识图库，已经是我这样一位8年教龄的青年教师的习惯做法。尤其是艺术专业的学生，个个鬼马精灵而神通广大，若是没有“魔高一丈”的知识视野，我真有点担心无法hold住这些“孙悟空”们。因此，与电影、电视、传播相关的研究书籍作为我日常读书的必选项，自然也是我的假日必备之需。以电影学为例，我今夏瞄准的是大卫·林奇和史蒂文·索德伯格，电影作品、传记、访谈录、口述和研究型著作一一在列，诸如《大卫·林奇》、《我心狂野：大卫·林奇访谈录》和《钓大鱼——大卫·林奇的创意之道》等等。当然，作为一名大众文化的观察者和批评者，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坐在客厅里，“带着批评的眼光”目不转睛于各大卫视方兴未艾的真人秀节目，也就天经地义。

其实，无论生与师，莫不是一种外在的塑造。为人母，则是人生的终极满足。因此，对我而言，能够有充足的时间，为即将年满4岁的女儿准备每晚的睡前伴读，自是愉悦而充盈的。尤其是当这个喜欢在客厅打滚的小女孩开始慢慢走进阅读世界的时候，我需要和她建立起一种良好的阅读习惯。一己的阅读是情绪化的，我是那么希望，与孩子的阅读能够一直幸福而甜蜜着。

一座城与一个作家

□张艳梅(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王方晨近年来的“济南城市系列小说”，引起了读者和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大马士革剃刀》刚刚获得了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深获大众好评。这也引起了我的兴趣。一个乡土作家，是如何实现这个华丽转身的？那些深刻的乡土烙印，在他的城市小说中还有没有蛛丝马迹？一个寓居省城的作家，在他的创作中，是如何处理城与乡二者关系的？带着这些疑问，我准备系统阅读王方晨的城市小说，沿着一座城与一个作家这一主线，考察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在作家笔下的不同呈现方式。

有时候和作家交流，我会谈到小说有几个基本要素，即诗、时、史、事。诗，是现代诗学意义上的审美建构，小说同样应该不断推向审美的极限；时，是小说要有时代感，参与时代生活，透视社会问题；史，是小说要有历史感，有超越表象，呈现历史与现实本质的深度和力度；事，是故事，小说家要会讲故事，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还要清楚地知道怎样的中国，谁的故事，是虚构的故事，还是非虚构的故事。

有关济南城市叙事的兴起和发展，其实是和当代文学发展的大趋势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保持一致的。

十年前，特别是最近几年来，有关城市文学的讨论和研究就已经非常热闹了。中国正面临着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转型，随着所谓乡村文明的溃散，乡土书写的叛逃之后，人们的目光逐渐转移到城市文学上来，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作家而言，如何去梳理和思考自己与城市生活在情感上、文化上、心理上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王方晨在融入济南的过程中，始终带着一种双重的目光，去观察和理解这座城市。通常，土生土长的老城人看自己的城市，一方面确实更加原汁原味，另一方面也因为身在其中，对其变化缺乏敏感，或是因眷恋往昔而不能足够理性看待城市的变迁。王方晨小说的独特性在于，他的写作，带着深刻的乡土烙印，同时也带着行走的痕迹，由乡而城，是他文学叙事的重要轨迹。他来到济南城安家立业，这样的一种城市观察者和城市寄居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他对于济南城同时具有“外审”和“内审”的双重目光。在这种双重目光的注视下，王方晨对于济南城市的感受和理解，都变得特别敏锐和理性。

我们常说起城与人的关系，城市文学的核心依旧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

处境、状态、情感和精神世界呈现。对于城市文学到底如何发展下去，其实评论家和作家们的观点始终都是有分歧的。最明显的两极分化立场，一种对于城市文化始终抱有激情，另外一种则是始终保持拒斥的态度。关于城市书写的形式，有城市史的写法，有地方志的写法，也有笔记小说的写法，不同的城市书写形式所表现出的城市面貌是不一样的。王方晨的“济南城市系列小说”，没有选择城市兴衰的宏大叙事，而是以人为核心，以文化为灵魂，有着很鲜明的道德伦理倾向。这种对于道德的追问，对于过去时光的缅怀，对于济南的风土人情、人物造像，还是伦理道德的反思，都称得上是意味深长。

王方晨似乎更喜欢黑白的济南，而不是彩色的济南。《大马士革剃刀》、《遗情录》、《大陶然》、《月亮的舞蹈》、《神马飞来》等作品都值得我们认真阅读，相信他笔下的老市民、新市民，还有城市流民，会带给读者不一样的审美感受。从一个村，到一座城，再到一个独立的文学王国，这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朝圣之旅，王方晨打算将济南叙事写到什么样的程度，拓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疆土，值得我们期待。

